[文章编号] 1003－4684(2025)06-0076-05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夏洛的网》两译本翻译风格对比研究

莫冰倩，石 诗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 基于自建的《夏洛的网》英汉平行语料库，从词汇、句子两个层面来对比分析康馨译本(1979)和任溶溶译本(2004)翻译风格的异同。结果发现：1)康译本用词平实，实词多，虚词少，信息负载量大，形合度低，儿童词汇使用较少(尤其是拟声词)，阅读难度较大，而任译本用词多变，虚词多，实词少，阅读难度低，形合度高，儿童词汇丰富，生动形象，音韵优美。2)康译本简洁大方，典雅成熟，形如散文，适合中学生读者甚至成人读者。任译本活泼生动，更显童趣天真，简单易懂，适合低幼龄儿童读者。3)导致两译本翻译风格不同的原因是翻译经历和时代背景的差异，译者翻译行为应顺应社会背景，考虑目标读者，将翻译理论运用到翻译实践中。

[关键词]《夏洛的网》；平行语料库；康馨译本；任溶溶译本；翻译风格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夏洛的网》是由美国著名儿童文学家 E·B·怀特创作的英文作品，讲述了一个关于友情的童话。主角蜘蛛夏洛为了帮助小猪威尔伯逃过被宰杀的命运，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蛛网上织出了被视为奇迹的赞美文字。《夏洛的网》于 1952 年首次出版，一经面世就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欢迎，畅销五十万册。1979 年出版的康馨译本和 2004 年出版的任溶溶译本最为中国读者喜爱。本文旨在依托自建《夏洛的网》英文及两个中文译本平行语料库，分析中英文本的行文风格，对比考察两个中文译本在词汇、句子两个层面的译者风格差异并分析成因。

1 文献回顾

国外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数量较多，有多种研究手段和评估方法。如 Oittinen 在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中从巴赫金对话理论视角讨论了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消解儿童文学翻译当中的成人权威(adult authority)，将翻译看作是对话，提出了“为儿童翻译”的主张[1]。Klingberg 讨论了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对儿童文学翻译带来的影响，指出儿童文学译本不再是童年的缩影，而变成了意识形态输出的管道[2]。Oittinen[1]和 Lathey[3]都从多模态的视角研究过儿童文学翻译，考察了图像和方言、语言之间的关系，梳理了多模态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发展史，并给出了可行的翻译策略，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跨学科途径。

国内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原因是儿童文学在文学界地位较低，如王泉根所说，“主流理论界对儿童文学依然心存偏见”[4]，认为儿童文学翻译是文学翻译的分支，并没有看见儿童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仍处于翻译研究的边缘，对译者主体多元性缺乏关注。但令人欣喜的是，虽然起步较晚，但国内学者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是瞩目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观经历了从“儿童的发现”到“为儿童而译”的转变，国外儿童文学研究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范式为中国学者所吸收借鉴[5]。

日渐激增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需求和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质量评估的匮乏凸显了新工具的必要性。20 世纪 90 年代，语料库开始被引入翻译研究当中。语料库被用于描述和量化文本资料，揭示翻译的本质。语料库翻译是语料库语言学和描写性翻译学结合形成的全新翻译学研究范式。2000 年，Baker 首次运用语料库的方法考察译者的翻译风格，利用 TEC 语料库，从平均句长和类符/形符比等方面分析翻译家 Peter Push 和 Peter Clark 的翻译

[收稿日期] 2023－06－04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D042)
[第一作者] 莫冰倩(1999－)，女，湖北荆州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
[通信作者] 石 诗(1970－)，男，湖北钟祥人，湖北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翻译学。

风格差异[6]。国内语料库翻译的研究始于同年杨慧中教授发表的《语料库语言学与机器翻译》一文,自此语料库从不同层面被用于分析《红楼梦》《安徒生童话》《论语》等各类文本。语料库正成为分析翻译风格的利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使翻译风格分析更具有可信度,研究内容不断扩展。

2　研究设计

2.1　语料选择

本研究的语料包括《夏洛的网》原文和两个中译本,即 1979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康馨翻译的首译本(以下简称康译本),和 2004 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任溶溶翻译的译本(以下简称任译本)。两译本年代跨度较大,翻译的经济、文化、政治背景以及译本目标受众都有较大区别,这使得两译本具有对照研究的价值。

2.2　研究问题

本研究运用语料库,以《夏洛的网》原文及两个译本为语料,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1)两译本的翻译风格在词汇(包括儿童特色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有何异同?

2)两译本翻译风格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2.3　风格参数选择

儿童文学的特点就是词汇简单、句子短、口语化[7],因此本研究从词汇范畴(包括儿童词汇叠词、拟声词)、句子范畴两个方面来分析两译本的翻译风格。在词汇层面选取类符/形符比(TTR)、词汇密度和形合度作为研究参数,对儿童词汇(叠词、拟声词)进行定性分析[8],在句子层面选取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进行量化统计检索。

2.4　研究方法与软件应用

本研究采取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拟声词和叠词进行统计和举例分析。语料处理主要有三个阶段:转码、清洗与对齐、分词与词性赋码。将收集到的小说 PDF 先转为 txt 格式,Uni-code 版本和 UTF-8 版本各保存一份以便后续用不同分析软件进行定量分析。人工清洗文本,随后利用 Abby Aligner 进行文本对齐构建平行语料库,分别利用 CLAWS7 和 Corpus Parser 对英文原著和两中文译本进行词性赋码和分词,利用 Antconc4.1.1 对已赋码的中英语料进行词性统计,Wordsmith6.0 来分析 TTR 和平均句长,利用 EmEditor 来统计标点符号以分析平均句段长。

3　结果统计与讨论

通过 Antconc4.1.1 和 Wordsmith6.0 数据统计软件来分析词汇丰富度、词汇密度和形合度,比较两译本在词汇层面和儿童词汇上的区别,计算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来挖掘两译本在句子层面上的异同,由此探析形成康和任译本的风格差异的原因。

3.1　词汇范畴

3.1.1　词汇丰富度　文章的词汇丰富度体现为文章的类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TTR),反映了文章的词汇量和用词的变化。类符指文本中不重复出现的词汇,形符指语料库中的总字符数。类符/形符比表现文本的用词丰富程度,侧面反映阅读难度。但当语料文本过长,文本中的虚词变多,总类符/形符比就变得不可靠,于是研究也需要得出标准化类符/形符比(STTR)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STTR 是每一千字的类符/形符比,范围更小,数值更可靠。

表 1　原文与两译文类符/形符比

	原文	康译本	任译本
类符	3620	4559	4937
形符	32280	29 759	36 994
类符/形符比	11.22	15.32	13.36
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41.53	51.04	52.97

由表 1 数据可见,两个译本的类符都大于原文,康译文的形符略微少于原文,任译本的形符多于原文,这说明康译本行文简练,任译本更为平实易懂,用词多变,侧面突出显化的特点。两译本类符/形符比为康译本>任译本,但标准化类符/形符比任译本>康译本,侧面反映了任译本用词丰富多变,康译本词汇量较小,用词变化性小。

3.1.2　词汇密度与形合度　本研究利用 Corpus Words Parser 对两汉语文本进行分词和编码,利用 UCREL CLAWS 7 在线工具对原文进行编码,再利用 Antconc4.1.1 对三个文本进行词性统计。一方面,Ure[9] 和 Stubbs[10] 提出了文本词汇密度的概念,词汇密度反映的是实词形符在总形符中的占比,体现文本的信息量,比例越大,信息量越大。另一方面,汉语缺乏形态上的变化,其形态的变化主要体现为虚词和语法标记词的使用[11]。因此,统计虚词形符在总字符中的比例可以体现文本的形合度,即显化程度。虚词多则形合度高,形合度高则阅读难度低,形合度低则阅读难度高。汉语中的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和量词,虚词包括介词、助词、语气词、叹词和连词,代词为半虚词,词义不稳定,因此也归为虚词一类[12]。这里使用 Corpus Parser 对语料进行词性赋码以统计词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两译本词汇密度

	康译本		任译本	
	词数	词频/%	词数	词频/%
实词	20842	70.03	23942	64.71
虚词	4312	14.48	11270	30.46

由表2可见，任译本的实词数量略多于康译本，但实词占总词数的比例低于康译本，结合任译本的总形符数比康译本多出7000字左右这一点，由此分析任溶溶在翻译时使用了更多的功能词辅助实词，降低了实词比例。而康馨在翻译时尽量保持言简意赅，用实词传递原文意思。康译本实词用量大，信息负载量就大，增加了阅读难度，而任译本词汇密度低，文本信息量较小，阅读难度较低。康译本中虚词占比显著低于任译本，这说明任译本形合度高于康译本，但任译本虚词数过多，有文本过于拖沓之嫌。

3.1.3 儿童词汇使用对比

儿童文学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特殊词汇的使用，如叠词、拟声词、感叹词和儿化词等。叠词结构工整，音韵回环，富有音乐美，简单达意，具有描摹性。叠词在文章中的使用增加画面感，也增加文章的趣味性，拟声词风趣活泼 。因此，儿童词汇的使用可以作为衡量儿童文学是否有趣的有效标准之一[8]。本研究以第一至五章为例，统计两译本叠词和拟声词的使用情况，统计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两译本1－5章叠词和拟声词的使用情况对比

	叠词数量		拟声词数量	
	康译本	任译本	康译本	任译本
第一章	6	6	1	2
第二章	1	4	0	1
第三章	8	11	1	2
第四章	9	11	1	3
第五章	8	11	0	2
总数	32	43	3	10

由表3可知，康译本和任译本1－5章的叠词数十分丰富，但前者数量略低于后者，说明两译本都注意到了叠词的使用对儿童文学作品特色的重要性，但任译本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富有音韵美。康译本和任译本1－5章的拟声词数相比于叠词均较少，但康译本中拟声词极少，不到任译本的三分之一，说明任译本更加口语化，感官体验更丰富，更具童趣，而康译本更倾向于直译，成熟简洁，语言缺少韵律感。例如：

例1 原文：Rain spattered against Mrs.Zuckerman's kitchen windows and came gushing out of the downspouts[13].

任译本：雨珠儿……顺着玻璃汩汩地往下淌[14]。

康译本：雨……打在窗上。雨从隔漏急流下来[15]。

例1中，任译本将原文中的gushing这一词译为“汩汩”，极富有音律，既体现出水流的急，又给予小读者们听觉上的体验，但生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阅读困难。而康译本将其直译为“急流”，准确转达原意，简洁明了，使文本的趣味性较低，显得更正式。

又如：

例2 原文：He planned to stand still and watch flies on the boards, watch bees in the clover, and watch swallows in the air[13].

任译本：他只想默默地站着，瞧瞧落在木板上的苍蝇，瞅瞅在苜蓿花间的蜜蜂，望望天空里的燕子[14]。

康译本：他打算站着不动，专心观察木板上的苍蝇、苜蓿上的蜜蜂和空中的燕子[15]。

康译本将原文中出现的三个watch省略译为“观察”，简洁易懂，“观察”还突出了小猪威伯天真烂漫、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天性。任译本将三个watch分别译为“瞧瞧”、“瞅瞅”、“望望”，这三个表示动作的叠词使威伯的动作更加生动活泼，神态跃然纸上，同时也丰富了语言表达。任溶溶将stand still一词译为“默默地站着”，而康馨将其译为“站着不动”，康馨的翻译精简，却忽略了原文中头韵的修辞手法，任溶溶将其处理为叠词，重现了原文中的音韵回环之美。

以上从词汇丰富度、词汇密度和形合度、儿童词汇（叠词、拟声词）三个方面，对任溶溶译本和康馨译本的翻译风格做出分析，结果发现：任译本词汇丰富，虚词多，形合度高，易读性强，行文童趣活泼；康译本行文典雅，用词平实，虽缺乏童趣，却形如散文。

3.2 句法范畴

句法范畴的文本特征一般从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两个角度来分析文本风格。本研究利用Wordsmith软件的检索功能进行句数统计、平均句长和平均句段长统计（表4）。

平均句长指的是文本中每个句子的平均词数，它体现了文本阅读的难易程度。计算方法为总形符数量除以句子数，句子以句号、问号和感叹号作为完结的标记。一般来说，句子长度与文本的语法结构、阅读难度呈正相关，平均句长越长，语法越复杂，可读性就越差。对于《夏洛的网》这部人物关系简单、故事单纯的儿童文学来说，句子结构越简单，儿童读者越容易接受。

表 4　原文与两译本平均句长、平均句段长比较

	原文	康译本	任译本
句子总数	3400	3487	3465
平均句长	9.49	8.53	10.66
平均句段长	5.7488	5.0948	5.8548

两译本在句子总数上相差无几,但康译本平均句长小于原文,任译本的平均句长大于原文。这说明两个译本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康译本隐去不必要的信息,避免译文冗长复杂,提高译文的延续性、可读性和衔接性;任译本将隐含在字里行间的信息明晰化,逻辑关系更突出,中心意思更突出,使阅读毫不费力,文本呈显化的特点。

汉语句子一般由多个短句组成,仅凭平均句长不足以判断英汉两种语言的使用差异,所以研究有必要引用平均句段长。平均句段长是指文本中每个句段的平均长度,句段由逗号、冒号、分号、句号、感叹号和问号作为标识分隔开,意义相对完整。计算方法为文本总形符数除以作为句段标识的标点符号总数。平均句段长也与语法结构和阅读难度呈正相关,平均句断越长,语法结构越复杂,阅读付出的努力就越大。

在语料库研究中,相比于句长分析,句段长度更能反映汉语翻译语言的个性特征。从表 4 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康译本平均句段长小于原文,平铺直叙,简洁明了,较任译本更偏向翻译为短句,保持译文精炼。任译本平均句段长略大于康译本和原文,句子相比原文和康译本较冗长,符合显化的特点。任译本的平均句段长与原文接近,这说明任译本在翻译时倾向于还原原作的句式特点,原汁原味,是对原作语言的贴切、准确的再现,传递怀特用简单文字为儿童描绘童话世界的人文关怀。

4　成因分析

康译本和任译本之间翻译风格的巨大差异,不仅受译者语言素养的影响,还受到译者经历和译作创作背景的制约。

4.1　翻译经历

康馨作为外交官夫人,英汉双语流利,但并没有系统地接受翻译训练,且没有文学创作的经历,文学素养不及专业作家。此前她翻译过由 Meindert Dejong 创作的《校舍上的车轮》和由 Wanda Gag 创作的《百万只猫》,康馨译作数量少,《夏洛的网》算得上是她最著名的译作,也是国内最早的译本。康并不作为职业翻译家长期在文坛活跃,没有深入了解儿童文学翻译发展方向,更不会了解儿童文学翻译理论,她在翻译过程中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因此康馨在翻译《夏洛的网》时仍采用一贯平实隽永的文风。

任溶溶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荣获多项翻译奖项,不仅译作产量高,更有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其译著主要有《安徒生童话全集》、《彼得·潘》等,创作包括有《没头脑和不高兴》、《我也有过小时候——任溶溶寄小读者》等。他长期从事儿童创作和翻译事业,使得他十分了解儿童的语言习惯、认知规律以及阅读兴趣。他的《长袜子皮皮》这一译文塑造出皮皮这样一个古灵精怪、勇敢反叛的女孩形象,表明他的叛逆和再创精神。他多年的翻译与创作经验让他形成了自己的翻译原则:口语、童趣和创造[7]。他的译文精炼有趣,极具音韵,在儿童中有很高的接受度。

4.2　译作时代背景

康馨译本于 197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译者的目标读者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康馨的儿童文学译作为时代注入新鲜的血液,且此时儿童文学在国内外都还未被认可为独立的文学分支,儿童文学翻译也不被看作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门独立学科,理论尚未形成,康馨的翻译没有理论支撑。

任溶溶译本于 2004 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那时中国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开花,基础教育普及,文学走向大众,儿童读者对阅读的需求极大,儿童文学翻译理论也正在国内外蓬勃发展。此时的儿童文学研究注意到了儿童的喜好和阅读需求以及独特的认知方式,例如叠词和拟声词的使用,这些理论势必影响了国内的一线儿童文学创作者。在这些理论的支持下,任溶溶的翻译简洁易懂、音韵优美、口语化的特点使其广受儿童喜爱。

5　结论

本文以语料库翻译学作为理论框架,利用数据分析软件分析《夏洛的网》康馨译本和任溶溶译本的翻译风格差异,并初有成果:

1)康译本译文呈隐化的特点,任译本译文呈显化的特点。

2)康译本语言简练,典雅流畅,实词多,虚词少,阅读难度大,形合度低,任译本语言表达口语化,词汇丰富,实词多,虚词更多,阅读难度低,形合度高,多使用叠词和拟声词,生动形象。任译本的平均句长更贴近原作,译文形式上还原原作,康译本儿童词汇更丰富,更显童趣。

3)两译本风格差异的原因部分来源于译者经历

和译作时代背景的不同，康译本目标读者主要是社会知识分子，任译本面向儿童读者，两译本各有所长，受读者追捧，历久弥新。

4)翻译行为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一定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先进翻译理论的出现会促进翻译行为的进步，翻译行为也必须有翻译理论的支撑。同时，儿童文学译者的翻译行为要认清受众，语言特色要符合目标读者的认知习惯。

总的来说，翻译风格是一部译作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个性，翻译活动又兼具社会性和时代性的特点，还会受到主观能动因素的影响，但本文只从文本语言的方面比较分析了翻译风格，还远远不够反映完整的翻译风格。

[参 考 文 献]

[1] OITTINEN R.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2] KLINGBERG G, ØRVIGM. Childrens books in translation : the situation and the problems[A]// In: Sturad, A. (Ed.),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C]. Stockholm: Almqvist & Wilsell, 1978.

[3] LATHEY G.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M]. New York: Routlede, 2015.

[4] 王泉根.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J].学术界，2008(03)：71-84.

[5] 李文娜，朱健平. 从“儿童的发现”到“为儿童而译”：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观之嬗变[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02)：80-87，97.

[6] BAKER 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 2000 (02)：241-266.

[7] 任溶溶. 感谢翻译界前辈[N]. 文艺报. 2011-01-24(7).

[8] 刘云梦. 基于语料库的儿童文学翻译风格比较研究：以《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两个汉译本为例[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2 (04)：5.

[9] URE J. Lexical density and register differentiation[J]. Applications of Linguistics, 1971：97-104.

[10] STUBBS M. Language development, lexical competence and nuclear vocabulary[J]. Educational linguistics，1986(05)：98-115.

[11] 胡显耀，曾佳. 对翻译小说语法标记显化的语料库研究[J]. 外语研究，2009(05)：72-79.

[12] 王克非，胡显耀.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汉语词汇特征研究[J]. 中国翻译，2008，29(06)：68-72.

[13] WHITE E. Charlotte's Web[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52.

[14] 怀特. 夏洛的网[M]. 任溶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76.

[15] 怀特. 夏洛的网[M]. 康馨，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71.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Styles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Charlotte's Web*

MO Bingqian, SHI Sh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A corpus-based analysis about different *Charlotte's Web* versions of Kang Xin and Ren Rongrong respectively on translation stylistic comparison is made from two aspects: word and sentence. It is concluded that Kang uses plain words and has more notional words than functional words, resulting in low readability for children. Ren employs changeable words and phrases, more functional words than notional words, resulting in high readability. Kang's version is elegant, while Ren's is full of naiveness and fun. Social background and translation experiences are main reasons behind these differences. Translators should take social backgrounds and target reader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apply translation theories into practice.

Keywords: *Charlotte's Web*; parallel corpus; Kang Xin's translation; Ren Rongrong'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yle

[责任编校：闫 品]